

自然書

杨文丰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自然書

杨文丰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书 / 杨文丰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444-6156-6

I. ①自…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1505号

选题策划 方鸿辉

责任编辑 方鸿辉

封面设计 陈 芸

封面题词 毛锡雄

自然书

杨文丰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8 插页 2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本
书 号	ISBN 978-7-5444-6156-6/N·0002
定 价	49.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杨文丰，广东梅州客家人。农业气象学专业学士。二级教授，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作协第二届签约作家。西北大学中国散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作者倡行“形神和谐，启智启美”的散文美学观，引入自然科学启智审美视角，致力于创作融自然生态、植物气象、科学美和科学伦理于一体的多卷本“自然笔记”，其散文凸显鲜明的自然美、科学美和哲理美风格，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

其不少散文被编入高中《语文》《大学语文》等全国十余种教材。曾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单篇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和《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

内 容 简 介

《自然书》是科学散文集,也是自然伦理散文集或生态散文集,文学审美价值和科学价值俱高,风格卓立,自成一家。

《自然书》中40篇美文以细致的体察思考、广远的艺术想象、生动的拟人描述,向读者展示了地球的色彩、空气的蔚蓝、晨雾的流动、四时的运行、万物的繁衍、天地的旋律、时空的跨越……题材涉及植物、动物、气象、生态、科学史和伦理学等,将科学、自然、文学水乳交融,独树一帜。以形神和谐、启智启美的美学原则,以散文的灵动笔触,对无语的大自然所思所感而流淌于笔端的文字,如月光般皎洁幽玄,真切感人。这里有作者对自然精神和科学美的探求,也有对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的忧患。自然无语人有语,将生命、生存和艺术的坐标移到风、雨、雷、电、太阳、地球、大海、礁石、树木、小草……思其所思,乐其所乐,忧其所忧,怒其所怒。充满人文关怀地呼唤科学伦理,张扬道义,表现出一位具有农业气象学专业科学渊源的作家的良知和使命。若缺失这种学养背景,缺失人文的情怀,技艺再高超的作家或科学家也难以创作出这本《自然书》。

《自然书》还表现出作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农业文明的缅怀,对自然精神和科学美的探求,对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的忧患、追问及批判的勇气,以及对散文创新文体的建构。

《自然书》中多篇散文相继被选进十余种高中《语文》和《大学语文》等教材,许多篇目被选入包括中国作协选编的散文年选本在内的许多散文选刊选本,并被选作各类考题。

《自然书》既可作散文随笔读物,也可作科学人文读本,适合各方人士阅读,尤其适合中学生、大学生、科研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教师阅读。

自然是正被异化的大书

诗性情怀与散文哲学的和鸣

——评杨文丰的自然伦理散文

(代序)

陈剑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丰收期：散文的题材得到全面的拓展，散文的文体创新呈现出乱花迷眼的格局，散文的品种更是丰富多样，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继“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新散文”之后，近年又兴起一种“生态散文”或叫“绿色散文”。杨文丰的自然散文或科学散文创作，在我看来也属于“生态散文”之列。不过，杨文丰的“生态散文”创作，除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散文”的共性外，又有一些在文坛上别人无法替代，只属于他独有的东西。因此，这样的散文在当代的散文写作中实属“稀品”，堪称独特，值得我们品读与研究。

杨文丰的“生态散文”为何少见？为何独树一帜？他的作品又体现了什么样的散文哲学？在《尊敬一棵树》中，他向我们揭开了其中的一些秘密。在复活节这天，“我对一棵槟榔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观赏和赞赏”。此后，“我”常以“绿色”的眼光与槟榔树复习“相看两不厌”，而“每一次读槟榔树，我都强烈地感受到槟榔树的美”，而且，“心境变得出奇的好”。不仅如此，在注视观赏“槟榔树”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与槟榔树都是世界“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要彼此尊敬，相互认识，并在尊敬的基础上，重新认识美，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

系。正由于有这样一份“相看两不厌”的“情缘”和“美缘”，在《相看不厌美丹霞》一文中，杨文丰才能写出既美又独特的丹霞山。这种美不仅仅在于它的“色相”，在于它的秀丽和性感，更在于它的神秘，它的生命，它的性情和灵魂，它的自然诗性。如此，不但令“我”与丹霞相看不厌，也使“我”与自然有一种密契，即“人入山、面山”，应“眼含敬畏”。因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丹霞（自然），都不存在谁征服谁的问题，有的只是友善、相知和相融，是相互永存神秘，相互的无欲无望，相互希冀总有美的发现、欣赏，遂成‘知交’的至善至美态”。

这就是杨文丰与自然“相看两不厌”的玄机，是他的散文哲学依托的基础或起点，同时也是他的生态散文别具一格，并取得成功的奥秘之所在。如果进一步探寻这种奥秘，探寻其散文哲学的多重结构，我认为可以归纳出几点：

其一，是因为有爱。杨文丰在《“绿色散文”随想》一文中说，“绿色散文”家必然是善良的，热爱自然的，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爱美的地球村人。“绿色散文家的头上，闪烁着大爱的光环。爱，是绿色散文的助产器”。在“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获奖感言中，他又指出：“没有心爱就没有文学……有心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家要具有社会责任，要心有大爱。”（《没有心爱就没有文学》）由于心中有爱，拥有与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杨文丰笔下的“生态散文”，才可能如此体察入微，气韵生动，形神和谐。

其二，是对于生命的尊重。关于生命的问题，现代以降的散文家都做过或深或浅的追问。鲁迅的《野草》就是死亡与生命交织而成的歌吟。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散文，因在“生活”中发现

“生命”而强健，而悠远绵长。史铁生的散文，因享受生命的过程而辉煌。刘亮程的生命坚守，则在孤寂寒冷中透出温情暖意。可见，“生命”是一切优秀散文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杨文丰的自然散文来说，他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极个性化的，他的生命“介入”又呈现出独特的样态，这就是“融入”与“倾听”。“融入”是指从外部介入生命本身，也是一种将自然心灵化、内敛化的过程。“倾听”则是在“融入”中倾听生命的韵律，它是生命体验的另一种方式。杨文丰不仅热爱生命，而且善于在“融入”中“倾听”生命的节韵。比如，他在《冬虫夏草》中写道：“冬虫夏草菌寄生入蝙蝠蛾幼虫体内，也不一定是出于什么冤家路窄。我想，一开始，可能也只是一种偶然事件，只是这种偶然多了，才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最后形成如此特定的自然选择……”冬虫夏草是虫与草的流血“整合”，是虫的死亡式异化过程，“是伟大的冬虫夏草将一种菌的习惯、行为，乃至思想，让虫壳包裹了，包装了，甚至连名字也‘去真菌化’了。世上不是有‘披着羊皮的狼’吗？我以为冬虫夏草不折不扣就是披着虫皮的‘狼’。”如此的文字，完全是杨文丰以自己的方式，通过“介入”而“融入”虫草的身心，设身处地，体察入微，理解感悟，而“倾听”所得的生命节律和心灵体验。显然，正因为有如此的“融入”，如此的“倾听”，他在散文中的“我”才与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昆虫以及各种自然现象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我”与“自然”“合二为一”，共同享有生命的自由、和谐与快乐。

其三，是对于自然的理解、敬畏与悲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作家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和悲悯之情。他们凌驾于自然之上，对天地自然之道不但忽视而且无知，这样他们的

散文创作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狭隘和无根的状态。既如此，又何以能够深入感知自然的诗性呢？更遑论表现了。而杨文丰的可贵处，在于他的散文中隐含着一种对自然的理解、敬畏与悲悯。在《鉴赏年轮是残忍的事》这篇作品中，他一方面赞叹“年轮”有韵无声的规律美；一方面又认为这年轮之美，是一种令人颤抖的“残缺之美、残忍之美”。因此，“人类，每读一面新的年轮，虽然是增加一份对时间的惊悚，但却丧失了一份对自然的敬畏，对自然律的尊敬”。在《中国斗鱼》中，透过别具个人感知的残酷的斗鱼搏杀，血腥的古罗马斗技场，生态学的“丛林法则”，以及在生态环境恶化中斗鱼的濒临绝境的展示，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的忧愤哀凉与无奈。

正因为爱自然、尊重生命，同时又敬畏自然、悲天悯人、普度众生，如此，杨文丰的生态散文便具有了高贵的品质，臻于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与誉为“自然的牧神”的俄罗斯自然文学作家普利什文出身于农业化学专业类似，杨文丰本科攻读的是农业气象学专业，如此的专业背景，已然将他的自然伦理散文与不具备自然科学专业功底的作家的生态写作区分开来。我觉得，正是文学与自然科学的专业背景、交叉学科的写作以及作家的个性秉赋，方使得杨文丰散文的内涵呈现出丰富性、多义性和拥有多视点解读性。杨文丰的散文，既可以说是生态散文、自然散文，也可以界定为科学伦理美文和科学大散文，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的散文，都具有这些命名该属的品质，这也是我在本文中，对他的散文屡屡出现多种“命名”的原因。然而，从更准确的意义上看，我认为杨文丰的散文，还是属于“自然伦理美文”或“自然伦理散文”。

而且，无论杨文丰的散文被界定为哪一类散文，他的散文都首先是以自然科学的眼光，深入的思考，扎实的专业知识引起我们阅读的兴趣。他告诉读者“蓝地球”是怎么回事，“晨昏线”有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而“虹”为什么会拱背并且内紫外红。他还精细地描写“蒲福风级”由小到大的过程和区别，揭开“黄花雨”中的“橙雨”“银币雨”“鱼雨”“怪雨”的奥秘，以及“向日葵”为什么有时不跟着太阳转，等等。当然，他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止这些，抒写自然科学知识并不是他写作的终点，科学知识仅仅是他“格物致知”的手段，或者说是他写作引入的审美视角。

我尤其欣赏《鉴赏年轮是残忍的事》这篇作品。它一开始就用富于诗性情怀的语言精准地写道：

花衣燕呢喃的春天，树木分裂的细胞不但大，还壁薄，颜色鲜嫩，木质相对疏松；大雁回归蓝天成行时秋凉，这时的细胞，生长缓慢下来，体变小色变深，木质已变得紧密。岁月递嬗，如此有规律的松紧相间、一圈圈扩增的树木细胞，同心轮纹构成的树木横断面，我认为就是年轮，有些散文化的定义。

年轮啊，你隐藏在树杆里，是人类扩大的指纹，是生命膨胀的圆柱体，是生长发展的一圈圈秩序，是有韵无声的规律美，透露着自然力的神秘、伟大和创造！

对“年轮”进行一番定义后，作者再以丰富的植物学和地理学知识，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然年轮”的“地理图系”，什么是“假大空”的“假年轮”，此外他还勾勒梳理了年轮的研究史。最后，联系当今发生在我们身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揭开为什么

鉴赏年轮是残忍的事的谜底。应该说，这最后的笔墨，才是作家的真正目的。

像《鉴赏年轮是残忍的事》这样观察敏锐细致，描写准确精到的作品，在杨文丰的自然散文中还可举出许多例子。可以说，杨文丰的自然伦理美文，涉猎广泛，品类众多，层次多样，内涵充实。它们既丰富了读者的自然科学知识，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又写得富于情趣，给人以新奇之感，颇能启智启美。的确，在我私人的阅读史中，除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我还没有阅读过如此丰富多样、精确细致并且还着力表现科学伦理的散文。

《人蚁》也是一篇精确细致、值得一读的作品。作者在作品中先介绍了蚁后的婚姻、与蚁王的交配，介绍蚂蚁王国的体制和分工，以及蚁后、蚁王和工蚁、兵蚁各自不同的身体造型，这些介绍不仅详尽细致，而且准确客观，充分体现了杨文丰出身于自然科学专业的水准，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奇异的世界。接下来，作者又描写蚂蚁既奇特又不凡的生存策略，比如蚂蚁既善于以自己的方便之物施肥，也善于慧眼识珠，可辨识威胁真菌的野生菌孢子。蚂蚁还会以抗生素作“除草剂”。更奇异的是，蚂蚁还气味相投，会依靠信息素进行联络、沟通，蚂蚁甚至还懂得蓄养家奴。作者不但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般地介绍、描写蚂蚁的生存之道和各种趣事，由此述及了“蚂蚁哲学”的四部曲：“第一部叫永不放弃；第二部是未雨绸缪；第三部为期待满怀；第四部则是竭尽全力。”正像标题谕示的那样，这并非是纯粹只写蚂蚁的作品，本质上是以蚁观人，达拔弦外之音的效果。我认为这样的写作，可谓抵达了蚂蚁的精神内核，抵达了文学的内核。

杨文丰非常推崇爱默生的“自然是精神的象征”的说法。所

以他的自然伦理散文十分注重精神性。换言之，他总是以思想者的眼光来思考和认识自然，并力求将文化的因素、人文的精神和生命体验融灌其间。在《虹影》中，他一方面精细地描绘了虹的幻景，介绍了许多关于虹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从虹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写到人类生命的变化无常。最后再由虹写到冰和火的相融，颠覆了传统的水火不相容的结论。而《人蚁》这篇作品由蚂蚁的生存之道和生存哲学，联想到它们如何善于团队协作，善于动脑筋，尤其是在它们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义无反顾的决绝牺牲精神”，以及“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品质。由此联想到生活在“地球村”里的人类，我们人类除了自高自大、自恋自私和弱肉强食外，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蚂蚁又认识多少呢？为此，作者写道：“我以为蚂蚁社会的明镜，与蚂蚁眼前的人类社会之镜，双双构成了‘互镜现象’——从人类社会的行径，可读出蚂蚁行为；由蚂蚁行为，也可睇出人类社会的精神镜像……”这是关于蚂蚁的“社会生物学”分析，即把对蚂蚁的描写分析，推入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乃至艺术学和宗教学等领域，从而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人类群体行为的细微部分。因为人类的各种生物方式和习性，与自然界的生物都有共同的生物学根源。这样的“自然散文”，称得上是“哲理散文”，一样可冠名为“科学伦理散文”。它们不仅别开生面，既不同于一般的科普散文，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而且蕴含着学识、智慧与诗性的灵光。

杨文丰的生态散文之所以可称为“自然伦理散文”“科学伦理散文”或“科学大散文”，不仅在于他观察得细致和描写得精到，还在于他善于以自然科学搭台，通过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精致

观察和描写，而且非常注重融进他对世界、社会、政治、文化和人生的思考。同时，由于杨文丰是一位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作家，这样就使他的科学伦理散文除了具备哲学意蕴外，还富于人文批判意识，我以为这是解读杨文丰自然散文不能忽略的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思维意向，在收入杨文丰第一本自然伦理散文集《自然笔记》中已初见端倪。如《向日葵寓言》，由知堂的文章起笔，再考证向日葵的由来及其生长特性，以及向日葵在不同画家笔下的不同体验及不同的形态。然而作品的主旨，却是描述思考向日葵在“文革”中的经历和命运，即史无前例的“造葵运动”对向日葵的扭曲，使其成为典型的“一花独放”。作品在向日葵被推上政治舞台，被神化和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让读者看到了一幅富于时代特色的“荒诞闹剧”；另一方面又沉痛地感悟到“痛苦本质上是人生的一种光辉，一种美丽”。这就是关于现实中的向日葵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既揭示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又符合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因而这样的文化批判是客观的、科学的，也是独特的、深刻的。

杨文丰以自然科学专业知识为背景和基础的文化批判，在他的第二本自然伦理散文集《蝴蝶为什么这样美》和第三本自然伦理散文集《自然书》中又有所发展与加强。《病盆景》和《雾霾批判书》是我很喜欢的两篇作品，也是其文化批判方面的代表作。

我很赞同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对《病盆景》的评价：“通过对病盆景所蕴含的病文化的深刻批判，直指人心之病，人性之病。笔锋凌厉，笔端多味。”这篇获《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的《病盆景》，开篇即写道：“我知道你害怕直面盆

景，尽管你本有深深的盆景情结。你在盆景问题上，至今还病着，陷入欲罢不能的悖谬。”为什么不敢直面盆景，而且内心矛盾重重？因为盆景固然有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在变化中求趣味，在聚散中相统一，有一种整体和谐统一之美。但盆景毕竟是“被强制生长之物”，连“养病的条件和权利都几乎被剥除”。因此它的美是一种畸形的美，病态的美。很显然，《病盆景》的构思和立意受到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的影响，但它又不同于《病梅馆记》，这得益于《病盆景》在感性中还融进了大量的知性分析和思考。即作者不仅由“病盆景”写到人的病态审美观，将盆景视为人类扭曲心灵的雕像，还将盆景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指出它还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思想惯性”。而究其原因，盖因“病盆景的‘生长’过程，与人的异化或人的病化，原来竟是同步的啊！”从自然科学角度切入，既强调生命的灌注和艺术的感悟，又注重理性思维的延展，把自然现象同人类的审美和生存智慧相结合，这便是杨文丰自然伦理散文的共同特征。

《雾霾批判书》则是介入当下，直面现实，富于时代气息的文化批判书。面对整个社会陷入“雾霾恐怖场”和生存环境的坍塌，作为一个有强烈忧患意识的自然散文作家，杨文丰觉得有责任、有必要从自然科学审美视角来探讨雾霾产生的原因。于是，他从“空”与“气”的含义入手，介绍大气圈的功能、结构，追寻造成雾霾的根源。接下来，通过对“中国农业社会里的雾”，“工业革命以前的雾”与“今天的雾”的比较，描述分析“雾霾”何以是“对纯善空气的反动”。而后，他又指出“雾霾颇具欺骗性”，但这种欺骗性又符合“自然律”，因而人类在“喜雾，爱雾，自恋赏雾”的传统文化中中毒而不自知。正因雾霾是人类

“宠养”的病态生物体，而且隐天蔽日，无处不在，人在雾霾下无处可逃。所以作者认为有必要重建“人与空气关系的道德伦理——‘空气伦理’。空气伦理倡导人与空气属于同一整体，互相尊重，互为依赖，互相爱护，空气以洁净养人，人的行为以不污染空气为基本前提，时刻善待空气。”当然，这只是作家一种乌托邦式的良好愿望，也许意识到“雾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作者又提出要根除物质雾霾，须先斩断“精神雾霾”。显然，杨文丰在这里思考的是一个新的话题：在当下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同时又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背景下，应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认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相亲相爱的绿色空气伦理。这样，杨文丰的自然散文便不仅写出了自然的诗性，更具有有一种精神性，并且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杨文丰也非常推崇美国林学家、散文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散文集《沙乡年鉴》。这是一本与梭罗的《瓦尔登湖》齐名的“世界绿色文学经典”。奥尔多·利奥波德在这本书中，率先提出了划时代的生态理论“土地伦理”：即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同属于一个“共同体”，“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和公民。它暗含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杨文丰认为一个真正的自然写作者，也应该像奥尔多·利奥波德一样，积极投入对生态伦理的探寻和建构。

读杨文丰的自然伦理散文，我们的确常常能够触摸到作家那颗忧患生态现实、致力建构生态伦理的温热之心。除了前面所述作家提出需要重建“空气伦理”，在《海殇后的沉思》中，杨文

丰还将人类在接受科学洗礼前后对自然的敬畏，分别定义为“旧敬畏”和“新敬畏”。当泡过著名的瑞士瓦尔斯温泉，杨文丰在抒写这座温泉建筑的长文《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中，更是难抑欣喜之心，提出了最理想地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子宫式生态模式”。我认为，这的确是迄今为止，最具文学形象的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模式。在杨文丰看来，这座主要由山洞隐匿温泉的绿色建筑，宛若子宫的温泉建筑，其外形与内涵，就是母亲——大自然的象征，就是最理想的生态圣殿！而温泉又何尝不等同于母亲子宫内的羊水？人在温泉，会矮下或蜷缩自己的身躯，在接受母亲（自然）温热、柔软的抚爱、包裹和包容的同时，又自适快乐，水（自然）不至于被谁抽刀所断，也不会被占有，仍汨汨涌流，亦可再生，依然被尊重，依然享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瓦尔斯温泉“建筑呵护泉水，泉水滋润建筑，人与建筑与自然，互借互惠互生，虚实相谐，共同神圣，更引发了五大洲自然之子蜂至朝拜……这情景，与人被子宫孕育之后，降生凡尘之后，就素怀感恩之心，总是在反哺、呵护和孝敬母亲，是何其相似乃尔啊！”我认为，如此的“子宫式生态模式”，既是文学的，同时，也完全上升到了生态哲学的高度。

杨文丰自然伦理散文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它既是自然的、科学的，又是文学和审美的。我认为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也是杨文丰的散文不同于其他散文的根本之处。在一篇文章中我曾指出：“散文首先应当是散文。任何时候，审美性即诗性都应放在首位。我们不能为了‘思想’而牺牲散文的审美性，也不能为了思想而取消文体的规定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6日）。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当下的不少散文为了